論語說

論語者六經之統會大道之權衡所以正教學之是非而制生人之物則于不可過者也自堯舜至周孔而守一道在昔爲司徒之命典樂之設爲三物之所賓興其在二十篇之中以文行忠信爲四教以詩書執禮爲雅言以孝弟謹信汎愛親仁餘力學文爲弟子之職業其道易知其教易從要在率天下以立人道而已矣上智由之從容入于聖人之域而衆不知其所以然其次則尊所聞行所知亹亹于五常百行之間而亦不見其所不足無高遠之論以蕩天下之心思無疑似之說以惑天下之趨向此我夫子之祖述憲章依乎中庸而論語

之書所以萬世無弊者也嗚呼豈易言哉適道有具在于禮樂求仁有方不離衆善三代而後無所謂禮樂矣希夷寂滅之教興而衆善失其統紀矣舍陶冶而求利其器用假他人之鋤耰以自耕其南畝夫安知所為之遂盡善耶且天以聖人為心以衆賢衆能為之股肱耳目孔門之教列以四科所以宏聖道之統也後之儒者乃標一名以自異而謂天下之材舉不足與於道天不若是之狹道統亦不若是之不廣也漢人有言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良有以夫此廷祚於說論語而尤兢兢也是書創始於乾隆乙亥改定于丁丑

及戊寅之春凡四易稿孟秋二十三日後學程廷祚謹書

論語說卷一

新安程廷祚緜莊撰　男宗羲文起校訂

學而時習之

古者學必有業邢疏載皇氏引學記文王世子諸書所言是也其謂學有三時（有一身中時二年中時三日中時之說）亦具有意理王肅註云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是以可說此皆前儒去聖未遠訓說論語之正義也古所謂業詩書禮樂而已茲四者君子所由適於道之具也適道之具不修則壞時習而說說所學之爲我有而庶幾道之可得而入也論語首記夫子此言以定儒者之實

業而詔萬世即示顏子之博文約禮也三代而後不聞所謂禮樂矣書則眞僞錯出詩則訓詁日淆學者既無所據以爲業而記誦詞章之俗學與非聖害道之書又不可以爲業益天下之倀倀焉莫知所之久矣有宋大儒雖嘗尋遺緒於微茫而廢者不可復興絕者不可復續故紫陽惟以明善復初爲說而未遑直指古人之業後人不知學有今昔之殊而論語屢言之博文約禮即此章學習之事與舍是而無所以爲明善復初者其皆不能無誤也夫

其爲人也孝弟

修孝弟以興仁道疑此章非獨爲學者言也蓋犯上作亂害之在家國者春秋之世無國無之有子之意乃欲人君躬行孝弟以化其下使民興於仁有以革其悖逆爭鬬之心而國家長享和平之福此本立道生之說也若欲學者敦行孝弟則事有精密廣大於此者雖云通于神明放乎四海可也而遽言犯上作亂何爲哉

按弟子見于論語者二十九人而有問答者十七人顏淵仲弓子路子貢子夏子游子張曾晳曾子冉有公西華漆雕開原憲南宫适樊遲宰我司馬牛問答惟

子貢子路最多子張次之子夏曾子則多載其所自言此其大畧也閔子雖無問答而嘗爲夫子所稱有子既未爲夫子所稱又無問答而記者載其言于首篇之次章則孟子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雖不爲曾子所許而當時葢有公論亦可見于此矣孟子又稱其智足以知聖人觀其推尊孔子之語葢即所以曉時人者而其自知之明自有在也弟子傳乃載其後爲諸弟子所訶而避席豈非齊東野人之所傳聞者耶

傳不習乎

傳孔註云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朱註云傳謂受之於師按古人弱冠以後尙無教人之事三十而外則可以教人曾子言此葢正在三十而外且以語勢祭之似不宜後師長而先上二端也孔說爲長傳如孰先傳焉之傳習卽溫故知新之義

按何氏集解與邢叔明疏其訓說亦有至當不易者宋儒刊削畧盡失之太過愚于此書頗採舊說非意存矯枉庶云質事求是而已

弟子入則孝

弟子者有父兄之稱而以之稱門人者古之所教所學

惟在事父事兄之道也此章蓋孔門冠者之學規或見考亭小學書與管子弟子職並錄因以爲養正之事又以弟子爲童年之通稱誤矣按孝弟謹信愛衆親仁皆人生之至德美行雖小子亦宜知其端倪而豈能遽責小子以成人之任且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內則曰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與此章所言畧同此章前不言舞勺舞象後不言事君交友則所謂弟子者端在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二語見儀禮冠辭之後無疑也而豈僅云蒙養乎推而廣之夫子之四教盡於是矣

則以學文

按中庸分好學力行爲二論語又以文行對言則此章孝弟以下力行之事也學文好學之事也人生有倫常則有行有事物則有文文之與行相輔以濟而斯須不可離者也文莫重于詩書六藝身心家國之大用存焉有餘力則學文蓋弱冠以後則年日盛而道日廣所以周其用者不可緩矣古法淪亡漢後學者不知文爲何物故馬氏註亦但曰古之遺文而漢書以六經爲六藝又謬誤之甚者也蠡吾李氏名塨字剛主一字恕谷曰宋人爲學專在讀書內則玩索性天外亦致

力倫紀而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于文以及虞書周官禮記所逃古人教學成法昭然可考者獨置之若遺則非學問之小失也觀此章集註所載諸說大槩以文為文辭文采之文惟朱子所訓為確而猶未能盡除班氏馬氏之見宜其註首章不過曰明善復初而僅以玩物適情為游藝之解也然朱子之識高于羣儒而有功于聖道者則端在于此矣

賢賢易色

孔氏云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朱註因之一云此敦夫婦之別也見蠡吾李氏解按誠於好善雖於人為切而學問

之事敦倫爲大下文舉人之大倫者三則人倫之首何爲而獨見遺此說視古註爲優賢賢易色德爲重而色爲輕也易者輕略之意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此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關雎之義也

雖曰未學

人道莫大于五倫君子之學莫大于敦倫學所以立人道也故子夏于此章之末而抑揚其詞以明學不外此而已並無美質之說朱子言學求如是其解最當而又載吳氏之論以爲流弊將至于廢學則必別有所謂學而以子夏之言爲未足深信矣至上章學文

之學乃盡倫中致用之事卽朱子所云聖賢之成法事理之當然者非此處之所謂學也況子夏以文學名則所謂學者固已包舉彼義豈尚有缺畧而待補於後儒耶

君子不重則不威

此十一字西河毛氏謂當自爲一章舊本誤合下文以致承接處說皆齟齬不合觀子罕篇主忠信三句有子曰字則此章下三句以爲複簡而重出於此是也

學則不固

按二句文勢一逆一順學則不固舊有二說承上文而

言所學亦不堅固者亦見集解朱子從之孔氏則謂人能學道則不固蔽以固爲倹則固之固義亦可通益此章之君子謂居上位者故旣言當有威重而又言不可不學猶言知及仁守而又必莊以涖之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三年指父沒以後祥禫之內而言孔氏謂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故無改于父之道里仁篇鄭氏說同

禮之用

此章邢疏分爲三截自禮之用至斯爲美一截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一截也知和而和至末一截也首節

言禮樂同原故用禮以和爲貴而先王之道所以爲盡美者此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言無論鉅細若皆以嚴凝出之則人將苦其煩苛反有所窒而不行矣此禮勝則離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言徒知和之爲貴而專于和無復恭敬撙節之意則亦不可行此樂勝則流也定句畫節較後儒似覺明晰蓋有子本言用禮貴和故小大二句先言不和之弊而末又戒徒和者以足其意也若以小大由之屬上文以有所不行起下文是有子立言不重貴和而反重以徒和爲戒矣讀者審之

未若貧而樂

按夫子嘗言飲水曲肱樂亦在其中矣顏子簞瓢陋巷則稱之曰不改其樂與此章言貧而樂其意正同孔氏欲明貧而能樂之故故註中兩言貧而樂道毛大可因謂經文傳寫脫去道字說近于泥未可信

為政以德

為政以德謂行仁政也居其所首出庶物之象衆星共之天下歸往之象言人君能行仁政則巍然獨立而自為天下所歸往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也為政以德如孟子所謂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耕者助而

不稅之類衆星其之卽所謂天下之士皆願立于其朝天下之農皆願耕于其野之類舊註以無爲爲訓朱註載以簡御煩以靜制動之說雖與黃老之學有間然直與經旨不合

詩三百

朱註與夫子之引詩二思字有虛實之辨當以虛字爲正葢所謂思無邪者以思求無邪而非以無邪爲我之思也以思求無邪則思屬用心以無邪爲我之思則思屬存心二者理亦相通而存心非駉詩之本指鄭康成訓詩之無疆曰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以之相

準義可識矣且人心之有思緣物感而後形否則寂然無有故聖賢有正心之功而不聞有正思之學每於身之所行而慮其蹈於匪僻此學者修己之急務朱子以性情代思字語雖精細然不若還魯頌與夫子引詩之本指為尤切要也

周人祭祀燕享以二南雅頌為樂章餘不入樂者學士皆誦習之春秋以下士大夫以之言志而最盛于襄昭之世所謂賦詩斷章取所求焉者也若詩之有關於德行教學則至孔子始闡明之以淑萬世其載於論語者七章首此章又與于詩誦詩三百小子何莫學夫詩又闕雎與二南二章言詩

之用莫詳于小子章而此章則所以定全詩之大義者也六經之旨孰非欲天下之有正而無邪而夫子獨以此言蔽三百者何也夫易言吉凶悔吝禮著恭敬辭讓書紀帝王之發政施仁春秋書時君之僭竊爭奪諸經體固不同而其垂教之意則昭然易見不待各揭一言而後可明也詩則不然有易知有難知易知者二南與二雅之正者是也難知者國風二雅之變者是也所謂正者皆入樂之詩出於君明臣良之時而鳴一代之和平者也所謂變者皆不入樂之詩興于國亂政衰之日而各言其情以爲風諭者也

夫子知樂之將廢而專欲以詩爲教故不論其入樂與否而槩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其意無他欲明爲正爲變之有同歸而已詩之有不正者以鄭衛乎曰非也然則何說曰詩本性情情之所感不一而風雅既變時之所值又殊喜怒哀樂多不得其平寄懷託諷或暗藏其指詩序有云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發乎情者其辭止乎禮義者其意辭有類于不正而意則無不正也孟子曰不以辭害意故讀詩而不得其作之之意則詩難知矣彼以小弁爲小人之詩以鄭衛爲淫者

之詩皆不知作詩之意者也且此章之說學者亦嘗求其故乎夫子不曰誦詩而曰詩此明詩之本無邪也詩之無邪以作詩之人本無邪也詩序又云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斯其人可以謂之邪乎太史公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非淫非亂而可以謂之邪乎夫風雅雖變而先王之澤未泯賢人君子生乎其間閔時憂俗作爲詩歌冀君上之一悟所謂止乎禮義者在是所謂可以興可以觀者亦在是故夫子謂之無邪者非爲二南與正雅言之也蓋取漢代深於詩者之論而反覆

之乎然則此章引駉詩之成語而所重不在于思借
令重思亦不過曰昔之詩人所遇有常變盛衰而皆
思同出于正也云爾此立教之大義也若惟欲學者
求性情之正則夫子曰誦詩可矣

有恥且格

格以古詁訓正爲是

五十有五而志於學

論語此章最爲難解葢以夫子自述進德之序而其語
又爲弟子所共聞非撰之全經而無少刺謬未可云
得其立言之體也竊以論語考之夫子之自居者曰

忠信曰好古敏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聖與仁則曰吾豈敢躬行君子猶曰未之有得若斯之類聞者以爲聖人之謙德而夫子則皆自道其實豈至此章而立言遂有異乎乃註家於不惑以後率多高遠之論如知天命則曰知天命之終始耳順則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音以上見註疏朱註以天命爲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以耳順爲不思而得以不踰矩爲不勉而中此其爲說孰謂不足以知聖人而覗夫子生平所以自居者則大有逕庭矣後之學者能無疑于此耶然則何說曰聖人之去學者固未可以倍蓰論然

其所爲之事則一而已禮樂仁義是也始以之爲志
而終身以之爲矩與學者無以異也修身則道立尊
賢則不惑立與不惑學者之所可至也知命而後可
以爲君子（命謂窮達之分見孔註）知言而後可以知人（此耳順正解）
知命與耳順亦學者之所可幾及也不踰矩則熟乎
仁之謂也之數端下學由是上達由是配以歲月之
先後雖所進各有其序要以明其自強不息之心以
見道之無窮而學之不可以已也登山而愈見天之
高涉海而愈見水之大以聖人自謂已至於聖者固
非以聖人爲有謙詞者亦非也故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與此章並爲聖人之實錄而勉人之意見于言表後儒以爲但爲學者立法是聖人已自處于聖之極至矣夫方與學者共爲其事而所自述遂絶天下以攀躋之階出于生平所未有于理不無可疑故敢論之以俟知者

耳順者知言以知人之功其事不易故論語以之殿後孟子自謂知言而不許他人推而上之則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矣初學亦可留心積久而後至此故序于六十註以不思而得爲訓誤中之誤也

某之禱久矣孔安國云孔子素行合于神明此但可爲

詿家之語若夫子之旨則謂生平時以兢業爲心恐獲戾于上下神祇不待有疾而後禱也後儒以詿語直入聖言誤與此同

無違

或疑夫子之答孟懿子近于隱語不知夫子曰無違者教以無違事親之禮原主于禮而言也然僅曰事親之禮安知懿子不求諸溫凊定省問寢視膳之節文乎則爲未達于夫子之旨矣故復因樊遲以申其說而明所謂禮有大于此者也前之所答微覺渾涵因朱註以理代禮而遂成隱語耳實則論語言禮而不

言理也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按養義本廣檀弓事親事君事師皆云左右就養是古人不獨父母言養也文王世子云若內豎言疾則世子齊玄而養是疾亦言養也包氏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其說最當後儒專以飲食供奉為養於古証反取後一說証疏一曰人之所養乃至于犬馬此朱子所本頗失此章文義且夫子之答子夏兼言服勞何以子夏之孝當言服勞而子游之孝即惟舉飲食乎

又按內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

其耳目安其寢處以飮其食忠養之言事親之養莫
備于此
又坊記子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與此
章大義正同
曾是以爲孝乎
先生盎謂師長故與弟子對舉若專指事親則不應言
弟而父母自古亦無先生之稱夫子言服勞酒食乃
事師長之常禮以此爲盡事親之道則非也馬註先
生謂父兄誤
視其所以

此章言觀人之法須合始終久暫而後備以者偶然之所爲也其人有所爲而偶出于善則常時所行必違而去之由者所常行也其或外有邀慕而勉於爲善非出於本心之誠則久而必衰安心之誠然者也合此三者則其人之善惡誠僞不可得而掩矣由卽莫由斯道與民可使由之由朱註謂意所從來按往古經書由字訓行者多而訓從來者少且聖人見人爲善方欲勉之以至于安若事必問其意之所從來是阻天下以向善之端非聖人與人爲善之心也故解春秋者謂有誅意之法皆大謬不然春秋所誅乃亂

賊所爲之事耳宋督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以其先殺孔父而奪其妻也朱子之論太苛不能無疑然則察其所安何謂也曰爲善而終不免於近名則非誠于爲善可知矣於其終而方以是察之非聖人待人之厚哉

溫故而知新

溫故知新古註以爲二事猶子夏言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亦二事也朱子註中庸亦主分言則此處之合似誤

按似此章等甚皆有爲而發記者畧其上文此古人爲

文之高簡也論語中如是者頗多註家不察遂多誤解

學而不思則罔

此章之學指博學於文之學故學與思而並進若德行之事則當就正有道以考其得失而不必言徒學徒思之不可也大抵論語言學謂學文者爲多

集解殆訓精神疲殆陸氏釋文依義當作怠是殆怠古字通也

攻乎異端

按春秋之世未有楊墨老聃雖生于孔子之前而其學

則與鄒衍惠施莊周公孫龍之屬並興于戰國皆非
論語之所謂異端也至若佞人利口鄉原則人類中
之不正者聖人固嘗惡之而亦不得謂之異端又中
庸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注云身向幽隱而行詭
異之行以作後世之名若許由洗耳之類是也此雖
聖人所不爲而欲謂之異端似亦未當且攻之爲言
以彼實有其物與其事也害之爲言以其有累于吾
之所當攻與當務也自來箋注未能明著其義善乎
何平叔之解子夏之言也曰小道謂異端夫小道即
百家衆技朱子釋以農圃醫卜之流是也上古聖人

分道之緒餘以備物致用而利天下若自堯舜以後則道有統學有宗儒者之業惟在經緯天地綱紀人物其用則內聖外王其本則道德仁義其事則詩書禮樂爲之者日不暇給彼百家衆技雖有可觀而儒者視之則皆命曰小道而不足以爲學矣故樊遲請學稼學圃而夫子斥以小人又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蓋賤之也則信乎小道之卽異端而後儒以楊墨佛老當之者失入之論也夫子以世人致力于小道則必爲大道正學之害而言此以救之若彼以楊墨佛老爲可攻者其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共天下

不同中國非聖無法舍其誅殛之罪而僅以爲有害則斯言也不且幾于失出乎況夫子之時固無楊墨與佛老也移何氏之解以訓此章則其義洞然矣彼章子夏以爲致遠恐泥君子不爲與夫子此言若出一轍然夫子不曰小道而曰異端何也夫端物之初起者也初起而異其端則殊途而不同歸矣曰小道人或猶以爲道之緒餘攻之無害曰異端而後天下皆知其不可攻嗚呼聖人所以一儒之統者嚴矣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蓋古書美其人能盡孝

盡友以爲爲政之本也且不惟包氏之讀如此他若班固白虎通潘岳閒居賦序夏侯湛昆弟誥等文如此讀者甚多晚出之君陳誤讀論語以書云孝乎爲句故其篇有惟孝友于兄弟之句不成文理後人反因之而誤論語似宜改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三代相繼而同一道故禮因於前而損益可知道不變則世亦不變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俟諸百世而不惑者其常可知也然時至有周制作大備可謂盛矣盛者衰之徵也備者壞之漸也子張以十世可知爲

問蓋慮繼周者未必如周之繼殷殷之繼夏也自三代以後變道者出而世之變遂尋於無窮聖人亦豈得而知之乎子張之問慮其變也夫子道其常而已矣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按以魯用天子禮樂爲成王之賜者不可信也夫以閟宮之侈於魯公始封不言重祭而但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蓋僭禮之初詩人猶有所戒而不敢誣也春秋昭公之末子家駒譏其君以諸侯僭于天子若舊所固有則不肯謂之僭矣又世之極壞猶有不昧其

心者可見也考魯之僭用郊禘疑在莊僖之間大夫僭于諸侯疑在季武子以後旅泰山大夫僭於諸侯也舞八佾歌雍則用其君之所用而不知其君之僭天子矣其時以平子逐君諸侯不能討而益無忌憚如此古註以季氏爲桓子是也

是可忍也

邢疏云人之僭禮皆當罪責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難容忍其言雖亦有理然是時魯君方僭王禮亦豈能罪季氏乎當以朱注前說爲正

三家者以雍徹

按詩序以雝爲禘太祖之詩鄭氏於周禮樂師小師之歌徹皆注云歌雍本論語也以詩序考之則雍非徹歌葢三家僭禮不知雍詩之用而歌之以徹或魯君先僭于上以有天子辟公等文不肯用爲正祭之樂歌而歌以徹三家則因其僭而僭之耳然則注周禮者誤矣

舞佾歌雍皆魯君僭之於前此與上章獨責季氏與三家者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又記稱公廟之設於私家自三桓始然則三桓見魯廟用天子禮樂因而用之未嘗以爲私家之廟也夫子指言三

家而刺魯之意在其中矣

喪與其易也寧戚

包注易和易也朱子以治訓易謂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其說太曲按奢與儉對易與戚對奢必僭上而忘君易則倍死而忘親皆喪其本故寧儉寧戚則爲反本之道理自明顯朱註謂無哀痛慘怛即和易矣又何必以節文習熟爲治字之解以自生其支離豈奢又當以節文繁盛爲訓而後可也包說自當

邢氏解臨喪不哀曰不哀則失于和易然則爲禮以儉

猶足以存敬故與戚同爲禮之本也

揖讓而升下

按揖讓二字宜讀而升下又宜讀至而飲爲句邢疏引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謂射時所立處也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之升下揖讓也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决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决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時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之揖讓

升下也

巧笑倩兮

按詩素以爲絢素猶言本色也絢華飾也言此人有倩盼之美質而惟安其質素之本色不施華飾猶所謂芳澤無加鉛華不御者子夏問而夫子以繪事明之考工記曰畫繪之事雜五色後素功謂先施青赤黑黃四色而後以白采分布其間故曰素功恐白之易漬污也夫子言美質在先而華飾在後觀於繪事則天下有用素以爲飾者詩言如此則彼雖不施華飾而其質素之本色非華飾之至者乎子夏聞之而恍

然於禮文之當後也記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禮之文所以分辨乎倫紀者也然必以忠信立禮之本如繪事之先施四色者而分布白采於後然後禮之用爲無弊是以言禮之文當後也夫子惟承素字子夏惟承後字措意各有所在

古注謂此章以素喻禮於詩詞不可通然繪事以素功分辨四色近禮之意子夏之悟蓋由此生朱注既誤解詩辭至訓後素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亦於考工記本文不合

禘自既灌而往者

此章明爲魯之僭禮而發云自灌而往者謂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禘禮之節文甚多皆在降神之後故夫子不欲觀耳亦卽是可忍也之意舊注以爲逆祀朱注以爲誠意既散俱未爲是

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一名大祫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食於太祖孔疏與公羊同而俱不言推所自出蓋傳聞有異也至趙匡以爲惟配始祖則誤矣朱子據之非是

或問禘之說

魯之郊禘非禮也夫子嘗嘆之矣古注以答不知爲爲魯諱此是正解苐不可云諱逆祀耳觀夫子言知其說則天下易治其示以不王不禘之旨豈不昭然於辭氣之間乎

祭如在

夫子周流列邦曠于內外祭之日多矣此吾不與祭之語所以記也祭如在二句葢古禮之文記者引之見古之承祭者莫不如是而况夫子乎

射不主皮

周官鄉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儀禮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不待中爲雋也記不言鄉射而鄉射在其中是周官之五物言主皮而儀禮之禮射言不主皮所言不同義各有在葢射本以中爲能而有時不待中爲雋者重其比于禮樂也主皮則主於中矣若樂記所謂貫革之射則又卽戎之武射不僅于主皮者也朱子以不主皮爲但主于中而又以主皮爲貫革均失之矣

爲力不同科

馬氏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二科焉故曰不同科邢疏言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幷強弱無别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蠡吾李氏曰如周禮均人凡均力役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用二日無年則用一日小司徒上地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古者力役之征惜勞愛民之道也今則徭役繁重不分上下而此道亡矣夫子所以歎之

朱注爲讀去聲爲力不同科爲申解上句誤矣按主皮

見于鄉大夫之五物而鄉射記云爾者專指以禮樂射而言也是武射重在貫革主皮重在中不主皮重在比于禮樂古人之射本有此三等夫子若解不主皮之義應以比于禮樂爲言而但云人力有強弱之不同顧取其淺小者以立論何與馬注力役之訓不可易矣又鄉射記本文上有禮字其義乃全弧矢以威天下苟皆主于不中古人不若是之迂也論語傳寫疑有脫誤

事君盡禮

此章古註既誤朱子據拜下禮也一段爲解故集注載

黃氏程子之說以盡禮爲孔子而下句爲時人之論孔子則誤之中又有誤焉按孝經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此事君之禮也當日爲人臣者甘心利祿而苟合取容無靖共貞亮之節故夫子嘆之謂事君自有當盡之禮今之人非事君也是爲諂佞而已其垂戒于萬世至大孟子事是君則爲容悅之論葢本諸此與拜下一段所云風馬牛不相及不知前儒之何以誤假令孔子恪守拜下之禮而爲當世所譏孔子豈屑於自辨即辨之又何關于義理而載諸論語耶

此語葢爲當時爲家臣者發家臣仕於私室與卿大夫之事國君同如由求仕于季孫旅泰山不能救伐顓臾不能止皆所謂不能盡事君之禮也季然章云大臣以道事君道卽禮也又以由求爲具臣具臣則幾于爲諂矣與此章足相發明爲諂與微生高爲佞語意相近

管氏有三歸

包氏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其事又見戰國策史漢諸書疏云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

未盡善也

顧氏亭林曰觀于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于天下孟子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寧而崩史記封禪書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周初之廸屢不靜覩有虞之丕應徯志何如哉而武能如韶之盡善乎按此專主虞周之治道而論極爲精當至于揖讓征伐易地皆然性反雖殊成功則一前儒以此論樂之優劣顧氏曰此與以追蠡何異信矣

人之過也

黨即君子不黨之黨司敗章註助人匿非曰黨是也又即世俗坦護之意此章言人之助人匿非乃其人之過也而各有所爲去聲觀其所爲果在所親而當諱者則亦不失爲仁矣過而仁在其中又如父子相隱而直在其中也

按此章宜用先經起義之法而提黨字於章首言黨者人之過也而人各有所黨觀其所黨果在所宜則過而仁可知矣如此則語意甚明

朝聞道

此章葢夫子有爲而發若非上文偶有遺落詞意不至

廹促如此豈顏冉死而慰其父兄之詞與

君子之於天下也

此章之解後人誦習朱註以爲當然愚竊疑之夫聖經無一語無歸宿無一字無實義論語言於天下者三或問禘之說一也子張問仁二也此章三也凡言于天下大抵皆爲立功立事與待人接物而發非若後代文士苟爲恢張之詞也今註既不言其爲何用而又以無適無莫爲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乃聖人立身制行之道而泛然言于天下何哉適莫二字于經不再見恐亦未必如朱子之所訓也比者兩物

相附之名於古亦無獨訓從者且經曰義以爲質則義乃內生于心而爲制于外今曰往而與之比附是義本在外矣以經解經欲其無疑得乎然則何說曰范甯云適莫猶厚薄也見釋文此章葢言君子自倫紀以外所接于天下之人衆矣其或厚或薄非有偏繫也義之與比專指所厚者而言如居是邦則事賢友仁之類惟視義之當然而與之相親耳此解似于經義爲安或曰何以知范說之可信也曰以適莫爲厚薄則比有歸宿而經之言擇交尚友亦可從而得其說矣

按孔安國言羣而不黨曰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子見南子章疏中有君子當義之與比語言不宜見南子也是前儒顯有此解矣

吾道一以貫之

按忠恕乃天德王道之統會聖人以下雖所造有大小淺深之殊然盡倫盡性不能舍是而有所謂道也若藐視忠恕而以一理渾然泛應曲當等語發明一貫反有蹈虛之弊至謂曾子有難言於此者而借忠恕之名以爲說尤覺支離使曾子誠以夫子之道不止忠恕則教門人以姑用力於此可也又何必爲此竭

盡無餘之詞哉邢疏雖亦有一理統萬理之語而直
謂此章爲明忠恕所見確于紫陽遠矣
延平李氏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
言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
雖變化萬殊於事物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
也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耶若以
爲夫子一貫之指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
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按延平此論甚明
忠恕與一貫無二聖人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亦無
二學者能盡忠恕則亦聖人矣自集註舍師說別爲

訓詁而聖經聖說之障礙始生或曰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何也曰善乎顧林亭之言曰違道不遠即道也猶孟子言違禽獸不遠即禽獸也古人之語詞云爾然則以違道不遠爲下學者豈不誤哉

事君數

舊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此章明爲臣結交當以禮進也速數則瀆而不敬故見疎辱按易言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諂與瀆皆數也專以進言立解其義狹矣

瑚璉也

按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按漢儒俱以瑚爲夏器璉爲殷器當以禮文改也

吾斯之未能信

孔注以斯指仕進之道語意甚合聖門之學修己卽以治人無二道也道不外于博文約禮之事故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漆雕氏以己于博約之道未能如顏子之既竭吾才而此道尙未實爲我之所有也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宋人一則曰斯指此理一則曰心術之微使

求經義者虛渺而無所憑亦獨何與

無所取材

當從鄭氏無所取于桴材之說蓋與浮海皆寓言也

吾與女弗如也

包註旣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謂夫子以此言安慰子貢使無懷慙具見聖人道大德宏而曲體人情如此故漢魏閒凡用此語者皆與注不異若以與訓許不惟文義不安抑且無意味矣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性與天道事物之大原夫子於大易中庸言之蓋亦詳矣而設教之日則有所不言者以性與天道即事物以爲體驟而語之必有遺其當務者矣今夫人日飲江河之水則不必問其源而源在是也若舍江河之水而浮慕崐崘岷山于萬里之外則雖欲樂其飢而可得乎大易言乾坤易簡而必及易知易從有親有功中庸言未發之中而必及庸言庸行三重九經聖人之不置事物以言性道有如是者漢晉而下若王何之清談世皆斥其祖述莊老爲天下患乃濂溪康節諸君子出以太極先天唱高言於卦爻彖象之上

學者雲集響應圖象之說日紛語錄之書日富由是
人人而皆得聞性與天道矣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
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吾不知宋元以後之天
下其視王何何如也夫子之不言者意深哉考亭于
此章以教不躐等爲訓非也夫所謂不躐等者如未
學幼儀不教之以學射御未能舞勺舞象不教之以
舞大夏也孔門高弟莫如顏淵而夫子之答問仁則
曰克己復禮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既竭吾才而亦
未聞夫子語之以性與天道也然則聖人未嘗以是
爲教亦明甚矣而何不躐等之有此章之意子貢蓋

勉同門以當從事于夫子博約之敎所雅言者而不可心馳于性天之說夫子之罕言者集注以爲歎美之詞亦非也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

按注疏此二事也蔡爲國君之守龜山節藻棁乃天子之廟飾文仲身在大夫而奢僭至此故夫子不許其知南軒張氏亦以爲二事朱注謂以山藻爲居蔡之室甚誤

天子之廟飾見明堂位漢貨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

山節藻梲葢指文仲管仲之屬而言禮器及雜記幷
云管仲山節藻梲是也

邦無道則愚

無道則愚之解朱注勝古注及程子而亦有誤者朱謂
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按文公卒于魯僖二十
五年春秋二十六年正月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即武子之父莊子也是成公即位之初莊子猶用
事則武子未得爲仕文公至二十八年晉文初霸而
修怨于衛衛始多事至三十年秋成公得釋歸自京
師而衛亂始定疑夫子所謂邦無道則愚皆在此三

年之內而朱注所云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者是也自此至魯宣九年成公又在位三十年而卒要皆衞國寧靜之日也魯僖三十一年衞遷帝丘成公因康叔之夢而欲祀相武子不從以大義正君之非其所謂邦有道則知者與若當日成公不知親晉而與楚與元咺之譖夷叔之死武子自宛濮之盟而外不聞出一言以爲匡救豈亦所謂則愚者耶抑左史闕而不及載也有道無道以國之有事無事言非論其君之賢不肖也

老者安之

志者心在于是而一時未滿其欲之謂不獨二子爲然子路一問而夫子以是三者爲言此亦聖人之自視歉然者也觀中庸君子之道四而夫子自云未能謂導引學者欲卑之無甚高論固矣然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雖乾二之龍德蓋莫不兢兢焉則此三語謂非夫子旣病其難而兼欲勉人之意乎宋人徒論氣象恐失聖人言志之本指矣讀者審之

按安如君安驪姬之安言老者以我爲能安也則所願也養之以安自不必言又如漢地理志云初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後俗益薄老者

不自安與幼少相爭讓是欲安老而老者不以爲安也信懷放此然則集注所謂又一說者乃經之正解也

論語說卷二

新安程廷祚綿莊撰　男宗義文起較訂

雍也可使南面

可使南面非必面稱仲弓之語下文問子桑伯子亦未必出于同日也記者智識過人因居敬行簡之說有合于君人之道而其論出于仲弓夫子以爲然者故類而記之若謂仲弓聞夫子許已遂問伯子而辨行簡之法是自任南面也聖門學者最尚謙德竊疑未必如是且仲弓又何因預知夫子之所以許伯子者乎

按此章前後循環相應結構最精其意不在稱美仲弓在以恭己南面之道告萬世也使無下段論簡之語則首句或未必載矣當日論語疑出子貢之手蓋獨居廬墓三年所撰定也鄭康成以爲子夏子游所求盡然程子謂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淺矣

不遷怒

不遷怒二語孔子告君以顏淵好學之實也古註謂因以諷諫其說本鑿然觀此章次于可使南面之後則以此爲君人之至德記者欲尊顏子意或有之凡論語先後相屬或出有意學者當隨文以察之無鑿可

也

不有祝鮀之佞

佞口才美喻善行此寓言以見方正之難容也蘇吾李氏曰言無有隨機應變之捷才而徒有皎然潔素之美質如居鄉不能左右周旋而徒方潔居官不能上下彌縫而徒孤清今不以爲迂則以爲怪衆謗羣疾難乎免矣其解甚善

中人以上

有當語以改過遷善者不可語以履中蹈和有可語以履中蹈和者未可語以盡性至命此因學者之材質

高下而然也然中人以上去上巳近雖不與語而有時自足以知之此章所重在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集註所載南軒之說能發其蘊而非概言教不躐等之意也

按後儒之高談性天非孔門之語上也何以言之觀此章上下皆係以中人則聖人之道唯以中人可知可行者爲準明矣又觀中人以上曰可以語上而中人以下不曰可以語下則凡爲上爲下皆視中人之所可語而語無所謂下明矣故夫子之四教雅言中人以下由是中人以上亦由是也若克已復禮之告顏

子敬恕之告仲弓曾子之直與言一貫若斯之類則語上也若樊遲之先難後獲司馬牛之其言也訒是皆不爲語上而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無害乎其可行也故此章係上下於中人與有語上而無語下其理最精而聖人設教之定範亦斷可識于此矣後儒名宗孔氏而不求其家法且以性天爲語上不其誤乎

按此章與前章相屬亦有互爲發明之理學者之于道也由知而好由好而樂境以遞進也然知者或終於不好好者或終于不樂則質之相懸有不一者矣夫

遊於聖人之門而覩詩書道德之富雖中材未有不好而不徒知之而已者進而深造自得方可云樂準以此章則樂之者中人以上之事知之者中人以下之事中人則皆可以言好然孔門若冉有之自畫子夏之交戰猶未得爲好之至者而況于樂乎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與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義一也以此參証益知語上之非高談性天而以經解經十當得其八九矣

子見南子

此章孔氏謂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

揆於義可疑疏載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

見南子之事史記載之頗詳其求見之辭甚恭所謂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而夫子不能終拒之者其孟子所稱仲尼不爲已甚者與朱注謂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葢臆說也且孔子是時未得爲仕

志於道

按此章宜與入則孝章參互以求其義不可疑其有淺

深之別也道謂聖賢之道彼所稱弟子者以有此志者也既志于道則當以德爲持守之具而行之爲孝弟謹信汎愛之屬志道據德則學之在已者得其大端矣而不可不外求所以輔之者仁謂仁人志道據德而能導人以善者也依於仁即彼章所謂親仁也游於藝則學文是也

朱註頗爲可疑按德之爲字在性道仁義之前自唐虞以來未有不以爲人之所得于天而異乎羣生者也其後又立仁字則舉衆善之長而爲言仁之所處者尊而德之所領者廣雖微有此分然德即仁仁即德

也論語一書未有德與仁並舉者今考亭於仁則曰心德之全於道則曰行道而有得於心豈德之與仁果有異耶且既曰行道有得于心又必待據而後爲巳有是由外鑠我者德之謂矣而可通乎其訓依字則曰不違夫孔子於顏淵之純粹而始稱之曰不違仁則不得以概語學者其理易明若學已至此則前何待言據德而後又何必言游藝耶其說近于支離蓋不以仁爲指仁人之故又按少儀有云士依於德游于藝與此章語意相類彼之依卽此之據也唯不言親仁然亦足證德仁無併舉之理

此章志道之實事在據德依仁爲據德之輔游藝又爲據德之用葢志道在心據德在行又求仁者以夾輔之學之事備矣而所以爲身心家國之用者則莫大于六藝文之與行相需而成者也游者如魚之涵泳于水而不可離之謂朱子之解自當唯以藝爲小物游爲玩物適情未確

夫子爲衛君乎

按衛輒以子拒父而國人安之隣國助之謂齊國夏聖門之徒相視而莫能定其論何也葢周人以適子適孫承尊統固一朝之定制也然蒯聵得罪于母懼而出奔

其事猶屬疑案靈公未嘗與之絶也靈公薨於南子
既逐公孟彄而不敢復召蒯聵及輒援定制以得國
始爲靈公逐蒯聵之說二傳惑之皆謂輒受命于王
父誤矣假使蒯聵之出奔以逐則春秋前之書法當
如放胥甲父之例後不當書納衛世子既以國書世
子則適子在不立適孫亦周制也輒安得而君衛哉
況靈公即不子其子而輒又焉可不父其父耶夫子
在衛不能顯言其事故子貢亦不敢顯以衛君爲問
皆居人國之禮也他日又有正名之論以與春秋相
發明而後知衛人之失在遵周制而不得其當以致

啟爭端而禍人道豈不謬哉而謂夫子爲之乎

加我數年

古者樂正崇四術以造士詩書禮樂而已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三曰周易其時文王已繫彖爻然亦僅爲卜筮之書而已是在孔子之前易未嘗被於教學也且當春秋之時卦變互卦廣象之說紛然而言易者入于誣穆姜之不淑南蒯之逆亂其人皆欲以易爲徼而用易者流于妄故夫子設教初不及易以不待其人而言則人將舍是非而圖趨避也待其人而言則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易也而何以言爲然

則論語之記此章何也曰此夫子始欲以易為教之語也欲以是教人故先言已欲以是學事之序也世家云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一後十年而為中都宰先是魯亂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此章之言蓋在宰中都前數年必加之數年至五十而後可以學易者為弟子告不敢輕言之也若曰吾之於易豈敢遽言學哉古聖人紹天之明作易而寄諸卜筮所以開物成務而納天下於寡過之地也天下獨以卜筮用易失之矣夫子將以易教而揭易之宗旨以示人者如此故易至孔子而天下萬世始知

其爲寡過之書也此論語特記之意非與

漢書藝文志云禮樂詩書春秋五者相須而備而易爲

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

爲終始也至于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

西河毛氏引此文以爲夫子之前原有六經又曰六

藝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爲五學而易則總該六藝

之首自十五入大學後三年而通一藝至三十而五

經竝易則無時不學夫子未至五十猶思學易此也

毛氏不知漢書此言乃漢儒生于孔子之後見孔子

之尊易而臆度古人以云詩書無論獨不思春秋夫

子晚年乃作豈前此五學中之春秋卽魯史舊文乎
且誠使易爲六藝之首則燔滅之禍當更烈于詩書
而何爲秦時尙以占筮得存耶貿貿極矣
六十四卦之中有善不善者其時位之一定也而人之
乘此有道二多譽五多功不得其道則譽與功不可
得而見矣三多凶四多懼苟得其道則凶與懼有時
而可免矣故學易之要在求无咎大傳曰无咎者善
補過也補過者非彌縫于已過之後而消除于未過
之前以已之所爲補時位之不善以至于善此無大
過之說也愚嘗雪後山行路甚險滑偶至冰雪稀少

處車前輿人忽呼曰易行矣車後者戒曰卽使易行汝亦以難行視之則可保無事耳愚聞之悚然悟全易之理皆在于是邇言信不可忽也觀夫子此章之言乃知古聖人設卦繫詞皆為人事而設彼以術數圖象求諸幽渺者不亦異乎

子所雅言

此章向讀似誤子所雅言詩書也所執禮也禮亦所雅言也末句專承執禮為是觀夫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道途中猶時執守之而豈託諸空言者

按自孔子以前學者之所誦讀詩書而已禮之用于家

庭邦國者必躬習其儀文節目而後可行徒求諸方策無益也故文王世子曰冬學禮執禮者詔之而此章亦曰執禮也言詩書執禮而不及樂何也曰象勺大夏古者既知其年以習之而君子無故不離琴瑟樂之篇章多取于詩故記曰學樂誦詩又曰春誦夏弦蓋言詩而樂在其中矣三代以下禮樂既廢惟以誦讀爲學者之正業孔子蓋預知其然故論語中發明詩教之語爲多又以書紀帝王之政事其理易明惟周易繫詞尚掩于卜筮而大用未顯作十翼以闡其蘊而後易爲教學之書故孔子之事莫大于贊易

而修春秋次之何則春秋不修一時之王道不彰十翼不作則萬古之人道遂泯而文王之繫詞雖存而實亡矣此前章特記之指也二章相屬葢謂夫子以易爲學以詩書爲雅言其功皆有倍于前聖者百世之士求其用心所在而不徒以誦讀爲功則禮樂雖崩壞而無傷矣記者之意不其微哉

子以四敎

文博文也行約禮也忠謂實有是心信謂實有是事也

按以顏子所稱與夫子所屢言者觀之則孔門教學之事無在博文約禮之外者而此章又言忠信何也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夫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非忠信以爲之主則身心失其所在而爲無本之學矣其如文行何哉然則胃然章獨言博約葢夫子先敎之以主忠信矣顏子非主忠信之久亦豈能仰之鑽之備用其力如此也後世以章句訓詁爲博文者則忽畧于躬行或慕存養之高簡則又置博約而弗務孔氏之敎其不决裂潰敗者幾希矣

互鄉難與言

此章本無錯簡應依舊讀不保其往鄭注作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似與不與其退語意相同疏載顧歡云往

謂前日之行是也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泰伯爲太王長子凡太王遷國建都肇基王迹者泰伯之翊贊爲多故皇矣之詩云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儼然以泰伯爲有周創業之君且見其爲天命之所屬而退然不居此孔子至德之稱所由本也史記所載可信者惟宋藥荊蠻之事若謂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則非也古之聖賢豈肯預希天位而舍長立幼哉皇矣之詩於王季極言其有君人之德可以奄有四方以明泰伯之付託得人雖遜居中國之外

而無憾然則授國季歷乃泰伯之志而非太王之意也且令太王誠有此意而泰伯逆而成之孔子或謂之孝可矣而何爲以讓言哉然則泰伯之讓乃所謂天與賢則與賢也而行之於家庭則其德與堯舜同而其事有難焉者安得而不曰至德乎三讓之說訓者不明竊謂德爲聖人一讓也分居適長二讓也有開國之功三讓也

考亭註此章最爲舛誤善乎　先君子之辯曰太王去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之時未久不可云商道寖衰而太王廹于戎狄自邠遷岐創立家國亦不可云周日

強大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乃魯頌夸大之詞非太王有翦商之志也太伯不從注左傳者謂不從父命大概是謂不從立己之命故下文云是以不嗣而謂不從太王翦商果何據而云然乎若謂太王因泰伯不從翦商而即欲傳位幼子以及其孫是大王有憤心於冢嫡而廢之也泰伯知之遠逃荆蠻是泰伯以不得嗣位而懟其親也又云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是眞有見于商之可翦而泰伯薄天子而不爲矣此其所爲三以天下讓乎世俗有讓商讓周之說然在朱注則讓商爲多居然以操懿目太王不亦傷讓王之

心哉

左傳晉士蔿勸世子申生爲吳泰伯曰與其罪至不如逃之信如其說是太王眞欲廢嫡立幼而泰伯又何以爲讓乎葢泰伯遠適荆蠻實無瑕于避此嫌故詩之則友其兄與論語此章皆爲闡幽之論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鄭注道謂禮也此解甚確若泛指大道則與籩豆何不相應葢孟氏自僖子以後其子孫皆知禮之足尚而敬子有務小忽大之病故曾子以是告之

興於詩

詩有六義本于性情陳述德義以美治而刺亂其用皆切于已說之故言之而長長言之不足至形于嗟歎舞蹈則振奮之心黽勉之行油然作矣詩之所以主于興也恭敬辭讓禮之實也動容周旋禮之文也冠昏喪祭射鄉相見禮之事也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執可行無所搖奪禮之所以主于立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而無不化樂之所以主于成也以上李氏說較切實故採

之
自唐虞以及成周其教人之法不出於斯三者故
孔子發此以告及門使之有以自考而盡心焉春秋
之後禮壞樂崩後世去古愈遠而愈不能復學者舉
聖經委之口耳取士者舍行誼而重詞章才與世交
弊而此章之說不可得而明矣噫

興于詩嘗主美刺立論考亭因攻毛序盡改國風中刺
淫之詩以爲淫者所自作而於此遂曰詩有邪有正
其實非也夫善者有美惡者有刺詩之大綱出于是
非好惡之心而不容自已者也小雅無論國風自邶
鄘衛以下其詩孰非賢士大夫閔時憂俗之作即桑

中溱洧莫不皆然苟謂出于淫者之口則以醜行自爲宣播此情理之所必無若誠有之則天良盡泯而爲人道之反常録詩者登之于竹帛設教者取之以授受亦何說與後代誤信斯言幾爲詩禍夫子曰興于詩卽好善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之說謂于其所美所刺而得之也非日善惡並陳而讀者皆可以興也集注既云有邪而又日其言易以感人常人之情感于正難感于邪易然則聖人以邪感人而求其興惡惡之心噫危矣

按此章言學文之序首言詩終言樂詩日興而樂日成

詩與樂爲用不同而收效亦異如此鄭氏樵謂詩重在聲歌聲歌既廢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夫詩與樂固相爲用若虞書之詩言志歌永言戴記之學樂誦詩是也然詩書禮樂竝稱四敎則詩至中古已不專爲聲歌至孔子發明詩敎惟重義理觀論語所記知之萬世以下遵守不易鄭樵何人妄稱仲尼編詩徒爲祭祀燕享之用非以說義理也不知所據何書彼直于論語未窺而此章以興言詩以成言樂之指何屑與之論哉

民可使由之

坊記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可使由之者法也不可使知之者道也道者法所由立若洪範以蕩平正直之王道令天下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可使者也至于三綱五常之存于心性原于天命家喻而戶曉之則離析其耳目惑蕩其心思此不可使者也用皆齊顏氏說

篤信好學

此章邢疏云言人當守道其論甚確蓋篤信好學所以學道也守死善道所以守道也夫子謂人既學道而有得于身則宜以其身與道相終始守死善道兼窮

達用舍而言之也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之說葢本于此故此章重發端二語而下句尤重不入不居以下皆言善道之事能見而不能隱能隱而不能見皆非守死也皆非所以善其道也善道也者猶人獲重寶必思頓置之合其宜藏貯之得其所否則失其爲寶之重而君子恥之矣恥之若何邦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是也宋人旣誤以守死爲洪範之有守而又别以去就出處爲言其於經旨竝疎至朱子篤信而不好學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等語更爲近于支離

此章似因有問君子之行者而發在聖門亦惟曾閔諸人能之

關雎之亂

亂古註謂理其亂非是集註以爲樂之卒章亦未確外註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云云韋昭註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旣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詞已上韋註後人於騷賦之末爲之所謂樂之卒章也以此例推則亂非關雎之第三章不足以當之而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將謂國風始于關雎之卒章可乎殆不

然也按虞書簫韶九成鄭氏註云成猶終也鄉飲酒義歌笙間合俱有三終所謂亂者非即成與終之義乎於禮二南爲合樂合有二義合金石絲竹以歌之一也歌周南而笙召南見禮疏兩相比附二也此章本言合樂三終而曰關雎之亂者猶大射禮之言鹿鳴三終爾舉關雎以該葛覃卷耳舉周南以該召南其斯以爲關雎之亂乎洋洋盈耳言堂上堂下歌笙並作而美且盛也必至於合樂而後美之者猶之簫韶九成而言鳳儀獸舞則升歌笙間之美皆在其中矣或徑指鄉射禮之惟用合樂者義亦同此亦歌笙後並作

之訓者不識其所謂而僅以閔馬父之說應之可謂
誤矣然則史遷亦但襲論語之成言而未必明其義
也
或曰周南之詃召南何也曰以召南爲笙詩也周南歌
于堂上召南笙于堂下葢與間歌同法若不如是則
合樂不止于三終矣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舊註言舜禹不與求天下而得之語未明晰集註云猶
言不相關又云不以位爲樂亦非至當之訓且似二
說夫古聖賢之爲天子者大抵皆不以位爲樂者也

而何獨舜禹哉按與與吾其與聞之與同蓋舜禹之
有天下皆得之于讓始焉不得已而受繼焉避堯舜
之子又不得已而居始終無得天下之心故曰有而
不與言其置身于天下之外也天下大器也而能置
身于其外非至盛之德何足以及此故夫子以巍巍
稱之此與不相關之説相近而義不同
大哉堯之爲君也
帝王中之有堯猶卦之有乾元也書有堯典猶易之有
乾卦也論語有此章猶乾卦之有彖傳也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豈不大哉

堯典自受終文祖以後至四罪而天下咸服皆堯事也後之訓尙書者悉指爲舜則此章所謂成功文章不可得而盡見矣愚竊欲爲書以發明之述吾夫子之指云爾

唐虞之際

於斯爲盛言周與唐虞比盛也此四句皆言才難上二句言唐虞至周而再盛下二句言周有十人而不足所以難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

朱註謂或云當自爲一章可從按夫子以巍巍獨稱舜

禹則不足湯武之意自在言外此章至德自應主文王言或云內兼武王竊謂不然

按此數章皆夫子論說尚書之言則當日商周間書必有西伯事殷之事見于簡冊者惜秦火以後皆亡逸矣

盡力乎溝洫

尚書云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獨言溝洫者葢决九川者萬世之功濬畎澮者時時之事故不同也月令載季春命司空修利隄防道達溝瀆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溝洫之事一歲之中而三致意

焉此皆水土既平以後之定制也三代葢俱踵而行之按考工記匠人爲溝註云所以通利田間之水道其名有遂有溝有洫至澮而專達於川其下澤之地則又以瀦防爲畜水之法見地官稻人葢古人之制溝洫以去水害爲先而因而收其利後世溝洫與井田俱廢潦則平陸江湖旱則赤地千里因之饑饉流離盜賊蜂起或竟至于不救禹貢錐指云禹决川疏河所以抑洪水盡力溝洫所以備洪水其論最善今井田雖不可復若於承平無事之時中原數千里內相其高下之宜多穿溝渠使之透迤相扶各滙于大川而

止既令水旱有備亦足以防戎馬之馳突不亦善乎有志于此者委其事于守令而勿遽責其成效可也

與命與仁

命謂窮通修短之數凡此皆人之所受於天而各有所限者也其未來則不可知故不可以有定言其既至則不可易又不可以無定言命逆多而順少聖人欲人之順受其正而或言之於事後如伯牛之有疾子路之被譏是也事前則罕言者恐人將委之于一定則畢然置其分所當爲而人道廢矣故一則以息爭一則以起廢也仁爲衆善之長至純之德能自力于

百行則皆所以求仁而不待以仁爲教如仲弓問仁則教之以敬恕子張問仁則教之以恭寬信敏惠是也且或自勉于善而未知其心之所存亦不敢以其名相與夫子於當世卿大夫與門弟子無有許其仁者是也葢不言所以求仁與或輕與人以仁之名則天下將浮慕乎仁而百行廢百行廢而仁爲虛器矣此夫子終日以仁爲教而學者但見其罕言也與

大哉孔子

達巷黨人之言鄭註皆作美孔子之詞博學道藝而一善一長不足以名之是以稱其大也無惜之之意

子絶四

先天而天弗爲後天而奉天時故毋意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故毋必無可無不可故毋固以天下爲公故毋我佛氏之學亦能絶此四者而不得其所以絶之之實故既絶四者而彼之離垢悟空舍人倫而崇像教乃其所以爲意必固我之至者與我夫子豈可竝世而語哉横渠謂四者有一則與天地不相似雖聖人佛氏各有天地而學者不以實行求之則恐一折而入于彼矣其奈之何

朱子四者相爲終始之說立論太卑不足以擬聖人況

經本云絶四如朱說則絶一矣

文不在茲乎

文古註無解朱註以爲禮樂制度之謂按文王身爲諸侯猶秉殷禮無所謂制作也其後周公思兼三王監于二代而後制作大備故曰周公成文武之德如以文爲禮樂制度則此章何以不言周公而曰文王

顏淵喟然歎曰

顏子在聖門逈絶羣賢喟然一歎自述其向道之誠信道之篤此學者之所知也而言夫子之善誘惟在博文約禮二事人人之所共習共遵若非此語則一時

及門者必且疑其有異聞矣而況千載之下乎記者之記此章深意在此一以見聖人之設敎一出于大中至正而非有他一以見學于聖人之門者淺深各如其志力以爲量而不可强讀者多不及察以致道有岐途學無實際誠可嘆也

雅頌各得其所

按左傳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人享之金奏肆夏之三又工歌文王之三皆見議于二子是當時雅頌入樂多不得其所者非雅頌之書不得其所也自夫子

正之而樂無是矣

子在川上

此章宋人謂以川流喻道體之不息欲人時加省察而無間斷立論非不精妙然論語初無此語觀夫子所以教及門者無往而非實德實行故提示大道之綱領莫如一貫而卒不離乎忠恕語君子之體仁自終食不違以及造次顛沛而亦未聞指明道體以言省察也此皆昭然可考而可證者若孟子詮釋此章至爲明晰而孟子註乃云因徐子有躐等干譽之病而遂告之云云夫答人之問而各隨所宜此孔子答問

之法孟子則不然然則川流之喻自當以取其有本爲重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言人之於學非積厚于本原之地不足以取不窮而用不竭也宋人之學自有所見而喜遷改經義以潤飾已說若此章旣有孟子之解所稗於實學甚大且于不息之喻亦可包舉學者宜審度所從不可好新立異而徒流于虛渺之歸也

語之而不惰者

不惰郎得一善拳拳服膺之意與中庸之語有煩簡異同耳

可與共學

與猶許也謂可許以能爲此事也朱註云可與共爲此事於共學適道語尚可通與立與權卽難解矣鄙夫可與事君與此同訓非謂與之共事君也

去喪

喪謂喪服也古者喪服以時遞變故小祥練冠縓緣大祥素縞麻衣此言去喪謂喪服將已盡除而猶有未純乎吉者則大祥之後閒傳所云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是也注云紛帨之屬如平常是去喪專指此時而言若禫盡純吉之時則無所不佩不待言矣

集註引君子無故誤

寢衣

孔氏注曰今之被也詩召南抱衾與裯疏古者曰衾今名曰被論語謂之寢衣又說文云被寢衣也

吉月

小雅二月初吉周禮正月之吉又月吉屬民讀法族師文皆謂月朔也宜作月吉二字疑倒或亦如玉藻朔月之類

瓜祭

古注以瓜與疏食菜羹爲三物玉藻云瓜祭上環朱注

本經典釋文作必誤

疾君視之

邢疏病者常居北牖下見儀禮牖當作墉墻也喪大記誤作牖爲君來視遷于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禮經并無此文邢氏所據蓋即喪大記孔疏所云也後儒多從之而愚竊有疑焉夫人君既敦股肱之誼問疾于臣下而使病勢危篤者有遷移之勞似非禮意此因伯牛章自牖之文而附會之者也包氏注論語言伯牛有惡疾不欲人見其說當有所本時蓋特啟室南之牖室之北墉無牖南墉有牖以待問疾者夫子亦體其情而不入于

室也然則君視自北墉而遷南墉其穎達之臆說與熊安生謂寢疾者當任其所安不恆皆東首惟君來視之時則必東首斯爲近情之論又近日毛大可有言古者室制尊西君旣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受生氣惟可以解平日之東首）合而觀之經不言遷于南墉而惟言東首又以東首常禮不足以盡敬君之意而加之以朝服拖紳其故始皆昭然如揭矣噫禮豈易言哉

色斯舉矣

此章朱注謂有闕文者近是